

現代日本監獄

(日) 救援聯絡中心 編

群众出版社

现代日本监狱

〔日〕救援联络中心 编
毛亚东 付金安 译
田爱国 李明照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救援連絡センター編

現代日本の監獄

本书根据火炬社1977年1月版译出

現代日本監獄

(日) 救援聯絡中心 編

毛亞東 付金安 譯

田愛國 李明照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 5印张 83千字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3067·280 定价：1.00元

印数：0001—8000 册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由日本救援联络中心编写的一部记实作品。日本救援联络中心是1969年3月东京大学学生运动被残酷镇压后而成立的一个群众性组织。作者以亲身经历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监狱的现状和内幕。同时，介绍了监狱内的组织机构、管理、设施以及犯人在监狱中的待遇。

附日本监狱法。

目 录

现代课题——刑务所的解体（代序）……	（ 1 ）
第一章 在黑暗、阴郁的混凝土的结构中 ——我走过的路……	（ 4 ）
第二章 刑务所、拘置所的实际管理情况 ——露骨的暴力统治……	（ 35 ）
第三章 刑务所、拘置所内的生活……	（ 66 ）
第四章 座谈会——在警察拘留所（代用 监狱）里捏造罪名的实情……	（ 86 ）
第五章 监狱中的人权问题……	（107）
总结与呼吁 （后记）……	（128）
监狱法 ……	（133）

现代课题——刑务所的解体

(代 序)

最近，瑞典的监狱改革正受到世界的注目。它的口号是：“铁窗里边也是兄弟姐妹”。犯人可以自由地给报社打电话，凡是限制这个自由的刑务所职员都要受到处罚。在刑务所里可以随便给报社挂电话，这件事意味着管理刑务所的不是刑务所的看守人员，而是社会在进行管理，把刑务所的一切都公诸于社会。

几十年前，新渡户稻造先生到瑞典旅行的时候，曾去看过一个画展，由于他看见办画展的房屋构造古怪，就向当地人询问，回答说：“这个建筑以前是座刑务所，现在用不着了，就作为举办展览会的场所。当初，因为被关进刑务所的人日渐减少，所以，哪天没有新入监者，人们就高高兴兴地在房顶上升起旗子。后来，被关进去的人更少了，现在，反而有入监者的日子变得稀奇了，改为在有人被关进去的日子里升起旗子”。这样的改革不仅仅在瑞典，在其它地方也在进行。

刑务所的解体是一个现代课题。与世界这种客观现实唱反调的是日本国的法务省。

我在参议院担任法务委员会委员的时候，坚决主张修改监狱法。我曾经对当时的法务大臣牧野良三说过：“新宪法已经产生，却仍然保留着旧宪法时代的监狱法。难道你们法务省的官员老坐着吃闲饭吗？如果现在不改，将来监狱法就会成为邪恶的了。”牧野回答说：“您说的对。”可是，不久他就去世了。

监狱这个名称已经改为刑务所，但是，监狱法却依然没有改。这说明法务省对于刑务所的改革并没有诚意。

现在，根据刑务所的经验来看，坚持改革和解体刑务所这个主张是非常实际的。

我担任参议院法务委员会委员的时候，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，规定在居民登记证上除了登记姓名和住址外，还要填写“其它认为必要的事项”。我主张，干涉个人自由的现象是不能存在的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我的主张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。

当时的参议院法制局局长奥野（后来他成为最高裁判所的法官）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的父亲，他在我的主张得到承认后说：“羽仁委员是文科毕业的，而法科毕业的官员却比不过他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在监房里学的法律，所以胜过在大学里学法律的人是理所

当然的。”

根据牢房里的经验，提出刑务所的改革和解体确实具有充分理由。

我期待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燃烧起解救政治犯、一般刑事犯以及一切在狱牢里的兄弟姐妹的烽火。

羽仁五郎

1976年8月

第一章 在黑暗、阴郁的混 凝土的结构中—— 我走过的路^①

小野悦男生于1938年（昭和十三年）。1974年9月被捕。报界报道，推断小野悦男是首都圈^②连续杀害女性（被害者六名）的凶手。他虽然始终叫嚷冤枉，但是在拘留所里的六个月的拷问期间，不得已还是写了假供词。1975年3月，以对六人中一人实施强奸杀人并遗弃尸体的罪名，受到起诉，提交法庭审判……

小野悦男的供词原文刊载如下。

水户少年鉴定所、少年院

我17岁那年，有一天，我干完力气活儿，因为偷了附近人家的米而被送进少年院。警察署先是把我送进水户少年鉴定所进行了21天的审查。然后家庭法院开庭审理，家里人也被叫去了。但是审判中，法庭独断专行，根本不听我们的辩

① 第一章“我走过的路”的作者是 小野悦男。——译者注

② 以东京火车站为中心半径100公里以内的地区。

——译者注

解，便决定将我送交少年院。当时我还是个孩子，扑在妈妈怀里放声大哭。此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少年院有初等、中等、特别等三类。我被送进的是中等少年院。我所犯的罪行与法律规定的处罚是不相符合的。所以，我讲叙一下自己在少年院的感受，在那里得不到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可以说，导致许多人和我走了相同的道路。

和我一起少年院呆过的人，有不少人又在刑务所相遇了。

我呆过的少年院，是个从事农业劳动的地方。

听说少年院是一个既能使我们重新做人、又能教我们学习的场所，所以我去了。可是，实际上与听说的大不一样。

我刚进去的时候，在分类课上受到两周左右的调查，譬如，家住在哪里？曾经干过什么活儿？就连家庭内部的事也要问个清楚。这里和刑务所不一样，没有工厂。我是新来的，我刚一走进大伙儿住的房间，就看见由强悍的人充任的“室长”坐在擡起的五、六床被子上面，两旁侍立着四、五个身强力壮的人。我新来乍到，无论是对谁，都要谨慎寒暄，如果哪句话对他们恭维不到，或是不对口味，就要挨打。并且，连续一周谁都会来欺负你，不让你吃饱饭。四百多人挤在一个食堂里用餐。新来的和弱者的饭菜经常被强横者抢去，而二十多名看守却都佯装不知，新来的

和弱者只好饿着肚子，进少年院满一个月后，就得去干农活儿。有一天早上8时左右，我们被叫到走廊里列队，一个膀大腰圆象是务农的人对我说：“喂！你今天去干活儿。”就这样，我被看守和身强力壮的人从队列中拖了出去。没被叫到的人，每天在教室里都要听看守念两、三个小时的书。有语文课，也有数学课，但是不发给我们书和笔记本。这里的教室和学校的教室一样大，不过是五十多人挤在一起听课。

上语文课的时候，光是听“教官”给我们念课本。内容是：足利幕府的灭亡，战国时代的历史。每天如此，内容不变，其它的什么知识也不教给我们。

上数学课时，“教官”教我们的是小学二年级的课程，谁要是连基础数学都不及格的话，就要挨“教官”的打。“教官”拿着青竹板儿，他的任务好象是专门打人的，而不是教书。这种待遇使我们几乎都变成乖僻的人了。

少年院是教我们学习和让我们改邪归正的地方吗？不，在这里只能越学越坏。

我干完活儿，午饭和大家吃的一样。在少年院里不管你干不干活儿，吃的都一样。而刑务所里则有一等至五等的饭菜，并且是按工种配给的。可少年院里，强横者是绝对不干农活儿的，弱者汗流浹背地干完活儿，饿着肚子回来吃饭时，强横者还要从弱者的嘴边夺食。我认为：正

因为少年院是这样的场所，进来的人才变得更坏、变得乖僻了。在少年院里，青少年的身心受到践踏。很多人不但不能改邪归正，反而进了刑务所，这能单纯说成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吗？

在一起进来的很多人当中，10人中大约只有一、两人的父母健在，而只有母亲健在的占多数。我们这些人中，由关东地区送来的较多，只有几个人是从新潟县送来的。

“今天的活儿是挖土豆。”大家一听这话，都很乐意去。因为干活儿的时候，可以把生土豆吃进自己的瘪肚子。由此可见，少年院的伙食是多么差和给的多么少了。剥花生皮这活儿，大家也都乐意去。干农活儿的确消耗体力，肚子饿得很快。尽管如此，少年院却从不给我们吃好一点的饭菜。并且，在干活儿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站起来稍微休息一下，就会遭到看守的怒斥。一起干活儿的一百五十多人，没有一个肚子不饿的，所以，都偷偷地吃过生马铃薯、牛蒡、胡萝卜和玉米。最难吃的要属生马铃薯了。不过，即使很难吃，多吃一点也是能够充饥的（这是昭和三十年的事）。由于弱者的饭菜经常被强横者抢走，弱者只好吃些别的来充饥。可看守从来就不干涉这种不公正的行为。我们拼命干了一天的活儿，落得个浑身臭汗，还不让洗澡，能让我们洗洗手脚就已经算是特殊照顾了。

有的人忍受不了这种痛苦，逃出少年院，可

一旦被抓住，逃犯就会当众遭到看守的殴打。看守对大家说：“这是对你们的警告。要是谁再想逃跑，就是这种下场。”看守只是殴打逃犯，根本不问逃跑的因由。

进了少年院都要剃光头，但不给我们刮脸，因而，我们都用玻璃片来刮。家里有钱的人，能得到家里人送来的食品，这样的人即便是弱者，只要把食品分给强横的人吃，便可免遭挨打。

少年院很少组织活动，因此，每逢召开几个月一次的运动会时，大家都去参加。

在这个专搞农业的少年院，却什么农业技术也学不到。这里没有杂志看，就连书也看不到。我看在少年院里除了经常遭到看守的殴打，就是让我们干农活儿。

很多人在少年院都变成乖僻的人了。看守每天都对我们实施暴力，导致意志薄弱者当中的个别人吃了钉子，一头倒在茅坑里，以自杀来解除自己的痛苦。由此可见，少年院是监禁我们，而不是教育改造我们的地方。

我曾经自我反省地想，进少年院没有改过自新是因为自己努力不够。但是，后来和我一起从少年院送到松本少年刑务的人并不是一、两个，而是二十几个人，他们和我走过同样的路。说真的，这么多人被关进少年刑务所使我感到吃惊。我想，这是少年院的错误所致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变坏的话，那就是我个人的责任了。

这以后，我被关进了少年刑务所。

松本少年刑务所

我被送进松本少年刑务所的时候是21岁。那是头一次进刑务所。刑务所和少年院有着很大的区别。刚开始的印象是，刑务所的看守对我们的管制很严格，不象少年院的看守就会挥舞拳头，而且在刑务所则没有发生过打人的事。尽管如此，打架的事屡有发生。

松本少年刑务所收容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中学未毕业的犯人。在这里，设有社会上中学的分校。从全国各地来的人当中，凡是所剩刑期为两年以上，有学习中学课程能力的、又没有受过监规惩罚的人就可以进入松本分校的。松本分校设有汽车技术专业，当然，也吸收那些有学习中学课程能力、并且所剩刑期为两年以上的、改造得较好的人。

我已经服刑两年，所剩刑期为一年零八个月了，因此我是争取不到了。不论是谁在松本少年刑务所都要先接受六个月的矫正教育^①。这里和少年院大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借到社会上学校使用的小学全套课本，还发给我们铅笔、钢笔、墨水和四个笔记本。

^① 指帮助犯人辨别是非的一种教育，其中包括基础知识的教育。——译者注

每天的工作时间内，有两个小时左右是由专职教师给我们上课。在这六个月里，每天晚上被带到特别监房，强制学习到9点。每个月测验一次，学习有进步的人奖给明信片，一等奖10张、二等奖5张、三等奖3张。作文写得好的，不仅登在“狱中小报”上给大家看，而且，还特意将作文随信寄给家长看。

松本少年刑务所的教师教学确实很认真。在我们当中有不少人连小学一年级算术都不会的人。

我操作了六个月的机器。

刑务所对每个新进来的人都要进行分类前的智力测验，然后再决定干什么活儿。我已经结束了六个月的矫正教育，所以派我到外面去干农活儿。每当社会上活儿多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去帮忙。有时也到看守家去帮着干活儿。我们帮社会上的人干活儿时，人家总是让我们足吃足喝，因此大家都很高兴。

我干了六个月的农活儿后，轮到我去猪圈劳动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真讨厌干这种活儿，可是习惯后，倒比我想象的有趣多了。我每天喂它们吃食，逐渐与它们亲近了，觉得它们怪可爱的。虽然有时我也曾这样想，我每天象猪一样，没有自由，过着和它们一样的生活。但是，我还是下决心拼命干，争取改过自新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。在猪圈负责看守我们的人非常好，各方面对我们都很关

照。他曾对我们说：“我在部队里干过，那里很严格、也很艰苦，所以我是能够理解你们的。”

夏季，每天有30分钟的体育活动时间。少年刑务所里有游泳池。冬天，由于经常下雪，室外无法进行体育活动。但只要不是下雪天，大家就都去滑冰。星期六干半天活儿，干完后，大家都到礼堂学唱歌。教音乐的专职女教师教我们唱小学生时代的歌曲，大家都跟着学唱。

少年刑务所请僧人和牧师每个月给我们讲一次宗教课，并且规定这是门必读课，都得去听。每个月我们可以看一次电影，但是电影内容很一般。另外，社会上的剧团大约三个月来这里慰问演出一次。每个月给一年以上无事故的人放映一次电影。在松本少年刑务所受罚期间以及受罚后的几个月里，即使有电影或剧团来演出，也没有资格看。少年刑务所里，有很多曾经和我一起少年院里呆过的人。由于我拼命地努力，终于提前七个月获得了假释。松本少年刑务所在获得假释的人出狱的那天早上，特意在小桌上摆上白米饭、紫菜、鸡蛋和酱汤，以此来表示祝贺。

“因为有前科，这次不能饶恕你！”

妈妈从远方赶来接我。我见到妈妈那充满喜悦的、慈祥的面孔，我默默地下决心，今后一定努力重新做人。我和妈妈商量，在农村的哥哥已经结婚，街坊四邻又都知道我干过坏事，回家去实

在难堪，因此决定不回家，去水户市的教护院。^①

我在教护院呆了六个月。在这六个月里，没有工作干的时候，就领不到伙食费。去教护院的人大都是多次进过刑务所的，而且是不受家属欢迎的人。

我在教护院分派的胜田施工现场干力气活儿，我干活儿很卖力气。如果能住进工地宿舍，就能加班，也就能多挣点钱。而且比住教护院自由多了。所以，我请求教护院的看守人员去跟工地的头儿商量。就这样，我便搬到工地去住了。我在工地拼命干活儿，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就在我干了三、四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一个司机对我说：“请帮个忙，把这堆钢筋给我装到车上。”因为这个司机是和我在同一段工地劳动的，并且，钢筋是施工工地的废料，所以我就帮他装上了车。司机和另外一个人把工地堆放的旧钢筋，拉去卖了五千日元。他们在回来的路上，到小酒馆去喝酒时，被抓了起来。我是一分钱也没捞着，然而检察官决定释放他俩，而我因为有前科，就对我说：“因为你有前科，这次不能饶恕你！”因此，我被判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刑。

好象就从这时开始，我心灵受到了创伤。

从那以后，我出出进进刑务所多次。从水户刑务所转送到小菅刑务所关押一年零四个月、中

① 管理提前释放的犯人的社会组织。——译者注